

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： 长征

整理 / 袁斌



1934年5月4日，因为反围剿失败，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，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，进行战略转移。日后，中共美其名曰为“长征”。翻开官版的中共党史，充斥着对长征的歌颂之词。但事实上，所谓“长征”说白了其实就是夺路逃命，而且是死伤惨重狼狈不堪的逃命。

司马璐说他“在延安时，听一些长征干部谈他们在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惊险遭遇，据他们说，什么长征？是夺路逃命啊！我们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！毛主席、周副主席和主要领导人都是战士们用轿子、担架抬着他们过雪山草地的呀！”

大屠杀

“长征”前，即1934年10月初，周恩来下令枪决了一批控制使用的中共高级干部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国民党第26路军总指挥季振同。他是1931年底率领所部17000余人投共，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。季振同投共后，其部下的第15军军长黄中岳，因为说了一句：“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，不是为了打内战。”黄中岳也被杀了。

“当时苏区的紧急情况，一般的伤病人员，除了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受到特别的照顾外，凡属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对像，都以断然的手段处理。否则随军行动一定增加负担，活着成为敌人俘虏，吐出秘密，也对党不利。”司马璐说。

“狠心纵队”与“混账纵队”

红军突围时，以林彪的第一军团，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战斗力最强，为突围的先头部队。周昆的第八军团拱卫左翼，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拱卫右翼，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担任殿后。中央领导人在行军中居于全军的最中间，陆定一日后的回忆中称这个红军阵容是“抬轿子”。彭德怀在通道会议上说是“抬棺材”。

中央领导人又分为两个层次：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。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，保护中央最核心的人物，如周恩来、秦邦宪、国际顾问李德等。中央纵队司令员为李富春，党政团高级干部如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、董必武等都编在这一队。军委纵队的代号为“红星纵队”，中央纵队的代号为“红章纵队”。

司马璐说，在行军中，指战员普遍表露出对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。陆定一所说的“抬轿子”，就是指党中央领导人稳坐“轿子”，全体红军的任务是保卫“轿子”。所以有红军指战员用谐音谑称“红星纵队”为“狠心纵队”，“红章纵队”为“混账纵队”，以此发泄内心的不满。彭德怀口直心快，说中央的纵队等于两口棺材，我们抬着棺材，怎么能打仗呢？

“马克思，救命呀！”

1934年11月27日，中央红军第一、第三军团在林彪、彭德怀指挥下在界首强渡湘江。当时红军作战非常困难，大部分主力要保护中央首长；笨重的东西又多，行军缓慢。受伤的兵和民夫到处都是，根据当时的行军纪律，伤者必须“处理”，担心留下泄漏红军的秘密。

11月30日到12月1日，红军彻夜抢渡湘江。红军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纪律了，拼命向前推挤，争取上船。江水太急而船又不多。后面的红军把前面的红军推落水中。刘伯承也说，过江时，挤死的人太多了，“这么过江不是办法，我们自己人都把自己人挤死了。”民夫只顾逃命，把一部与莫斯科联系的重型电台也抛弃了。银元、黄金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首长分别缠在身上。

周恩来说：“我们渡过湘江，就是胜利。”红军政工人员在高呼：“同志们，冲呀！”“为革命牺牲最光荣！”有人轻声骂政工人员是“卖膏药的”。

枪声、炮声、划船的声音，国军照明弹闪烁而过。有的船被炮弹击中了，江上的血浪像火花。政工人员又在叫：“同志们，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哭。”湘江在咆哮，人在哭，鬼在嚎，也有柔弱的呻吟的声音：“马克思，救命呀！”

离开中央苏区号称十万的红军，只剩三万零五百人了。

退党（团队）方法

1. 请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：
001-718-888-9552
热线电话：001-702-873-1734
2.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在线办理“三退”：
tuidang.epochtimes.com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“退党（团队）证书”被美移民官认可。
3.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
tuidang@epochtimes.com。
4. 也可把“三退”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，有条件时再上网声明。

注：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，电话接通后有录音告知：“这是空号，请不要打这个电话。”请别上当，不要挂电话，很快就能接通，请相互转告。